

◇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◇人间小景

◇信笔扬尘

## 塬子上的羊

火车是我那年离开时才通的，好像只有一根烟的时间，十年就过去了，而那趟火车我只坐过一次。有时候，我真的有些茫然，不知道是时间改变了我，还是我改变了时间，内心的某些愿望突然就被什么东西吞噬得荡然无存，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痕迹，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记忆了。

塬子。火车。小站。还有羊群。说起这些来我就有点难过。

风是从塬子的后面刮过来的，然后又顺着塬子刮了下来，几乎没有停留，就朝着火车驶去的方向逃了。当时，塬子上正好有一群白色的羊在已经快要枯黄的蒿草间觅食，风过来的时候，它们挤成一堆，腩腆的目光里隐藏着一种淡漠的哀愁。一年四季，羊儿们见惯了这种长满牙齿的风。风过后，它们头也不回地继续在蒿草间穿梭。

秋天的草对于羊儿们太珍贵了，它们得抓紧时间，因为，大雪纷飞的冬天就要来临了。

火车站不大，几间房子和一个站台，似乎站台前的空中还飘着一面国旗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那面旗子就显得十分耀眼。离塬子不远，往前走，是一条河，当地人叫清水河，其实，并不是河，只不过是用来防洪的河套罢了，夏天如果没有洪水来，也会常年流淌着一条很细弱的水，一直向北流去。往北的那个地方叫沙窝，有一年秋天我和二哥及一个朋友去饮马河水库钓鱼，曾经路过那里，那里四周都是高高矮矮的黄色的塬子，没有一点沙子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叫它沙窝。

顺着清水河向下，就到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，那里的塬子很多，一个连着一个，塬坡上稍微平坦的地里种了一些洋芋和苜蓿。洋芋是当地人在漫长冬季里最主要的食物，而苜蓿则用来喂牲口，譬如牛和羊。时值初秋，淡蓝色的小花开放在大片的凝重的黄色里，随风起伏，美丽的样子摇曳出一种难得见到的生动。上了塬子，有一条落满牛粪和羊粪的土路，路的两边是几道用黄土夯起的围墙，围墙的里面和外面，有十几棵树，这些树我知道，都是榆树、杏树和白杨，其中一棵榆树下还卧着两头羊。所有的树已经开始发黄泛红了，秋天的痕迹在它们身上凸现得非常清晰。我们站在塬子上看到了下面的饮马河，塬子的影子在阳光的折射下投进了水里，硕大而厚重，整个水面给人的感觉就显得深不见底。

颠簸了一路的辛苦一刹那消隐了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：自行车怎么办？推下去钓鱼之后再推上来显然愚蠢得不可行，放在塬子上又担心不见了。我们三人开始着急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二哥说：“走，找个老家。”于是，我们来到那十几棵树下，敲响了老乡家的院门。门吱吱呀呀开了，一位拄着一根榆树棍儿的回族妇女不等我们开口，就说：“你们是来钓鱼的吧，是不是放自行车呢嘛？赶紧推进来。”我问：“要收多少钱？”“咋能收钱呢嘛！”妇女有点恼怒，转身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，十分吃力，显然她的腿脚有些不太灵便。我们也没多说，把自行车推进去就径直下了塬子，心想，回来再给她钱吧！

一天过去了。远处沉沉的暮霭舒缓地压了过来，黄昏里的塬子在寂静中呼唤着黑夜的降临。我们跟在一头驮水的驴子后面，暮霭一般往上走。这个时候，走在前面牵驴的回族少年在悠长的谷里高声唱了起来：

星星点灯，  
照亮我的家门，  
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……

歌声传得很远，在塬子上兜了一圈又绕了回来，浑厚而高亢。这是我至今听到的最美最纯的歌声。

上了塬子，走到那十几棵树下，才知道少年是那位妇女的小儿子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没作答，就将驴子牵进了院里。我们进院后，发现自行车从原来的太阳地里挪到了一间草棚里。那位妇女看见我们纳闷的样子，说：“中午太阳太晒哩，就叫小儿子阿不杜拉推到阴凉处哩。”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二哥要塞给她一些钱，她像受了惊吓一般大叫了起来：“咋能收钱呢嘛，咋能收钱呢嘛，你这不是欺负我们乡下人嘛！”二哥收回了钱，她见二哥将钱装进了口袋，脸上立即就高兴了起来，叫阿不杜拉将我们三人的水壶装满了水，说：“就不留你们吃饭咧，赶紧上路吧，天都快黑下来哩！”

我们上路了，一路上什么话都没说。在一片昏暗中，我听到了羊的呼吸声，细腻而柔软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去那里钓过鱼，因为，我离开了那块土地。

塬子。火车。小站。还有羊群。它们现在离我很遥远。

那位妇女和她的儿子是不是还住在那十几棵树下，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已经让星星把灯点亮了一样。

在以后的梦里，我常常看见一群羊，它们在苍凉的塬子上不停地奔跑着，奔跑着，向我追来。

## 记得关门

董改正

钟点将至，李老师褪下了我的鲤鱼打挺，说，稍等。她将今日所推拿之处逐一拍过，颇有辛弃疾“将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的意味。她说，这叫“关门”。无需多说，我已明了。

身体各处，皆有门户，或已开启，或否。推拿是一种交流，是开启、叫醒，或促膝对话。它们或欣然开窗，快然命茶，或开惺忪睡眠，瞿然而视。或风清日朗，或明月在窗，或风雨之夕，共语良久，此番辞去，无论是因感激而送别，还是因莫逆而不舍，无论是目送远去，自关其门，还是主人已倦，替其掩门，吱呀一声里，是告别，是体贴，也是仪式，或许还是体面。

冬日每至夕阳将坠，常见主妇立于绳旁，微侧面仰头，以藤拍拍日晒被，啪

啪有声。或曰是为了蓬松回弹，是拍落杂质，经此一事，我觉得更似“关门”。提醒因失潮而板结的棉絮，要回归了。提醒充满阳光粒子的空气，要补位了。与和光同尘的螨虫驱壳们告别，所遇都是必然，告别也是。

拌曲已毕，坊内微生物暗潮涌动，微妙的气息弥漫。缸内，窖内，有鱼吐泡声。坊外，阳光涂满怯生生的新芽。春酿将成。纪叔笑了，他拍拍手，掩上门，坐在以旧棉衣为坐垫的电三轮上，沿老河埂迤迤而去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我问，他搓手羞涩一笑，不语。我想，那一拍，也是关门吧！

春庭在北京卖旧书，租的仓库，吃住也在其内。一夜读书很晚，不觉睡去。忽闻窸窣有声，惊起转头，却见一



◇开卷有益

## 书页深处有清泉

郑帆

我夏天喜欢去乡下老家，坐在书房里消暑。旧书在书架上，书脊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了，手指滑过去是温热的——书柜木头吸收了一天的热量，此时正在慢慢释放出来。抽出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来，书页翻动时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像山里的泉水。夏天进山坐在溪边的石头上，泉水从高处流下来打在下面的石头上，就是这样的“沙沙”声，一下一下能把人心里那些毛躁的东西都拍平。

夏天读书的乐趣，是心生出那份清凉。汪曾祺的散文集是我每年夏天都要翻一翻的书，文字清淡通透、松弛安逸，特别适合燥热的午后阅读，如同巷口徐徐吹来的凉风，不躁、不喧、不急。盛夏最容易心浮气躁，每次翻开这本书，读着那些朴素而治愈的文字，心

头的烦闷就会慢慢消解。汪曾祺常搬把竹椅坐到老槐树浓荫下，一本书放在膝盖上，手边青瓷碗里飘着碧螺春的香气，就这样读完了这个夏天。他说：“夏天，树荫下读书，凉快，人也静得像潭水。”

文字可以沁入心扉，它们不像水那样有形，但和水一样从眼睛进来，沿着目光的河道往下淌，一直流到心里那块干渴的地方。那些文字到了心里，就如干燥的土地被雨水浸润一般，慢慢地渗入，热气消散之后，一种清凉由内而外逐渐上升到胸腔、喉咙处，最后连呼出的气息也变得温和起来。

少时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外婆坐在床边为我扇扇子，她一边摇着扇子说心静自然就凉了，那时候不懂，只是觉得扇子带出的风是热的。现在坐在书房里，空

人悄悄退出，并轻轻掩门而去。春庭说与我，有叹。我问是否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？春庭回了个惊讶的表情，不回。

不由想起嵇康来。嵇康掌锤，向秀鼓风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钟会携众来观，肃立一旁，静待招呼。良久未发一语。钟会领众欲去，嵇康停锤，问：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钟会驻足，答：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后人说起嵇康惨死，多归于此事。我却不以为然。一做一观，一问一答，有始有终，有开有关，是风雅也是风度——岂是庸常辈所懂？

与旧友齟齬，另一友来劝，我愤然拍案：即便弭留，他来看我，我也不见。现在想来不由惭愧。即使不是为了和解，在生命之门即将关闭之际，故人来别，遥对往日繁锦，证实“存在”并非虚妄，有开有合，不亦宜乎？

一次与赵二去翡翠谷，临别之际，赵二回身对山川鞠躬。众皆嘲其癫狂作秀，我独知他是郑重告别。山川长在，人生短暂，孰知此生还有没有机会重新造访？郑重道别，对每一段相逢，与人的，与物的，与虚空的。

哺  
孔  
祥  
秋  
摄

调的冷好像只是让皮肤凉下来，内心的烦躁却仍然存在，书页间的一字一句像一捧捧泉水流进眼睛里、浸入五脏六腑深处，渗透到骨头缝中，把炎热一点一点驱逐出去。我们识字、读书，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打水的辘轳——将桶放进水中，再拉出来，清亮的水就满溢出来了。

夏日读书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件很闲适的事，又可以消暑纳凉。

白居易在炎热的夏天去拜访高僧恒寂禅师，见他在密闭如蒸笼般的禅房内安然端坐，却没有汗流浹背，白居易感动得写下了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？但能心静即身凉”的诗句。读书也一样，不一定是因为心静才读，往往是在阅读的过程中，心就会安静下来。

合上书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，窗外的蝉还在叫着，风扇依旧转动着，桌上的茶早已凉了，但心中那汪泉水仍在原处闪着明光，把书页间透出的光映得清亮。夏天会过去，蝉声也会停止，但是从书页间打上来的心泉，可以长存于心里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。

书。后来报了函授，一点一点自学。工资微薄，买书的钱也要省了又省才行。三年时间，我拿了两个本科学历。有人说，山村教师读这么多书做什么。我不解释，把书放进教室木箱，对孩子们说想看就来拿。真正的屋檐，得自己盖。跑在雨前头，才不至于淋透。

后来进了城。坐在办公室里，看雨丝划玻璃。身体却绷着，总觉得一松劲，雨就追上来。体检单上箭头向上，血压血糖蹭着红线。我开始绕体育场跑道晨跑，晚饭少吃，药瓶放门口显眼处。这场雨换了对手，它在身体里，随脉搏一下下敲击。

前些日子回山里。站在熟悉的路口，西边云又沉下来。风里有雨前泥土的味道。我没带伞，也没跑。雨点落下来，凉丝丝打脸上。我慢慢走，听沙沙雨声。路上没别人，只有我的脚步声，和雨声混一起。

远处，雨幕笼着山峦，青黛一片。小时候以为屋檐是终点。现在才明白，人生没有永恒屋檐。只能一直跑，跑快，雨追不上。跑慢，就淋雨走。蓑衣会朽，竹笠会破，脚步不能停。

雨还在慢慢下。水泥路上，积水像无数小镜子。

## 小舍小悟

张霞

窗台前立着几株栾树，树梢恰好正对窗户。搬来十余年，我竟从未留心过它们，只在清晨与黄昏，听见声声鸟鸣传来，有时是喜鹊，有时是噪鹃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的鸟儿声。偶尔雨天站在窗前，目光也会掠过栾树，落在不远处那片操场上。

今年在窗前看书、学习的时光多了起来。累了乏了，目光便不自觉地飘向栾树的树梢，那蓬勃的生命力，让我想起陆蠡笔下的《囚绿记》。看得久了，我渐渐发现，凝视栾树的同时，也在不知不觉地开始凝视起自身。窗外的栾树成了我打量内心的一面镜子。

我发现，工作中的我极度理性，条理清晰，像一台精密仪器；回到生活里，却又格外感性，情绪丰沛，轻易就被一帧画面、一首旋律、一段台词击中。这两条平行线各自延伸，互不交汇，却同样真实地驻扎在我身体里。这种分裂让我挣扎，也让我陷入难以言说的痛苦。可往更深处看，它似乎也指向了某种孤独——一种与自己无法完全重合的孤独。

这份孤独感，其实并不陌生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我是极怕黑的。在我成长的地方有一片竹林，即使在正午阳光最炽烈的时候，也总是阴森森的，黑压压让人喘不过气。每次路过，哪怕是在白天，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各种画面，那些画面是令我极度害怕的，每当我准备加快脚步时，总感觉有什么无形的东西紧紧攥住心脏，心咚咚狂跳，恐惧得下一秒就要从胸口蹦出来。一到傍晚，我宁愿绕远路，也不抄那条近道。

如今，我常常在月色下行走，走过没有路灯的地方，也能平静迈步，心里没有丝毫畏惧。从怕被黑暗吞噬，到在黑暗中安然独行——这种变化让我意识到，孤独也是一样，它从未离开，改变的只是我与它相处的方式。

有次受邀参加一位外省小说家的新书发布会，主持人和小说家不约而同提到“孤独”，随即引发了大家对于当下孤独感的讨论。我们原本以为，AI技术的发展能帮助我们排解孤独，但事实恰恰相反——AI越是先进，人类的孤独感反而越强。当AI越来越懂我们，越来越无条件地配合、执行我们的指令时，我们与人沟通、相互包容的能力，反而变得越发匮乏。我忽然明白，发布会上大家讨论的，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，孤独悄然变质的另一种方式。

这种变质的孤独，也在悄然改变着它的形态。许多年前，我常捧着书，在寺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看累了，便抬起头，望着凉亭下熙来攘往的人群出神。那时的孤独，是被周遭环境悄然塑造出来的——我身在其中，却又格格不入。而如今，孤独仍在，却已悄然变了味道。它不再是外界的推力，而是我主动收缩、安静退后的结果。从“被孤独包围”到“选择孤独”，看似都是一个人，内心的滋味却截然不同。

只是，在这样自我选择的孤独里，也总有那么一个瞬间——所有力气仿佛被猛然抽空，只剩一副疲惫的身躯和一颦倦怠到近乎麻木的心。主动选择的孤独，有时反而更需要力气去承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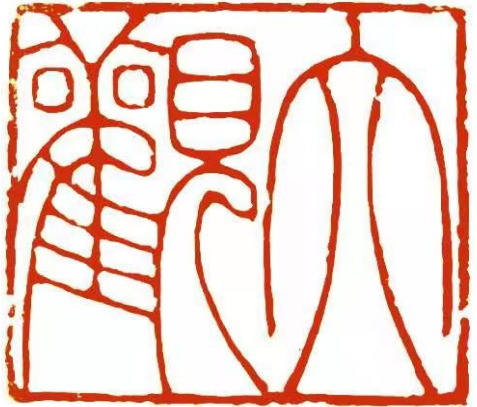
某年春节，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，除了走心的祝福，里面还提到，我的笑容陪他走过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，说我像一束光，曾照亮过他的世界。那时候我在一家集团下属子公司工作，帮集团代招一批又一批的管培生，在子公司实习期间，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，给予诸多关照，为他们答疑解惑，协调工作中的困难。原来，那个偶尔连自己都照不亮的我，也曾是别人暗夜里的一缕微光。

一个傍晚骑行途中，偶然遇见一片野花盛放的花海，我停下车弯腰采了一束。归程时，一手握着车把，一手举着那束花，这副跳脱的模样引来不少路人回首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——那个可以为一片风景、一束野花而兴冲冲偏离航线的自己。那一刻，理性与感性这两条平行线，似乎因为一束野花而短暂相交了。

等红绿灯的间隙，身旁一个小女孩望见我手中的花束，连声惊叹：“好漂亮的花呀！”她轻轻扯了扯妈妈的衣角，小声说自己也想要一束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束花不只是送给自己的，它更像一份无意间传递出去的、温柔的欢喜。人在照亮自己的时候，也常常不经意间点亮了别人。

这束花带给我的，远不止那一刻的欢喜。我想，自己该去做一个身心明媚的人。也确实，大多时候的我都是阳光明媚的，只是偶尔，阳光会短暂躲进云层里，露出一小团郁的影子。在自己被乌云遮盖的时候，用一些微小而具体的事物，把自己从情绪的深谷里轻轻拉出来。就像采花的那一刻，感性和理性，它们自然而然地握了一次手。

我想，与自己和解，就藏在这些微小的瞬间里。中年的我，虽没能大彻大悟，却也小舍小悟。学着接纳自己的割裂，与孤独温柔共处，轻身前行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人生的雨没停过，只是跑的样子变了。我先是在镇小教书，夜里点灯看